

月亮走我也走

□柴锦玉

一场大雨滂沱，晕染开成都的黄昏。站在宽窄巷子民居的门洞里避雨，飘落的雨滴激起丝丝水雾。注视着对面的老屋顶，落下的不只衣衫上微凉的清爽，还有眼睛里的潮湿。

初次来成都，还是30年前，母亲去世几个月后。短短几天，借住在大学宿舍，置身校园里的老建筑，和年轻的学子擦肩而过，前路茫然，我“青春的尾巴”和他们一样青涩。游走冬日的成都，探访了名人旧居，望江楼下喝了茶，九眼桥地摊买了东西，游荡在菜市场满目的烟火气……

素履以往，心之所向。总要有些随风，有些人梦，有些长留在心中……让我沉浸的不止成都的夜雨，“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”。入秋 的垂柳，依然嫩绿在赵雷的《成都》里，依然亲吻着今天的额头。

一次次的来，一次次的往，成都，依然有那么多的带不走。出成都，向甘孜，走318线，计划没有变化快，旅行充满了想象，遗憾也不过是常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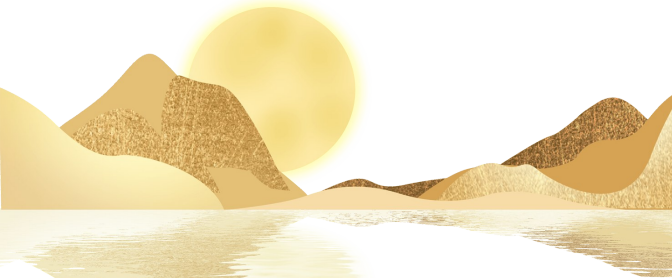
雨季水毁了高速路段，车过泸定不久，就被堵在国道上，路旁并行的大渡河水流湍湍，河上是一座废弃的木桥。天空忽晴忽阴，风在河畔悄悄划过，一枝一叶都被洒上了秋的痕迹。

困顿在车流中，三个多小时没有动静，不知道会等待多久，车上下车下活动，忽然感觉自己也在被旅途周围所等待。激流哗哗的水声在等我，零星的雨滴在等我，乍晴的阳光在等我，落日在等我，晚风在等我，硕大的仙人掌结出神仙果在等我，同车少年上百首歌曲接龙的清朗歌声在等我，周围村庄农人新鲜出炉的香糯玉米在等我——等待在路上，内心是那么丰满。前车素昧平生的陌生人，从路旁树上摘下一颗核桃，剥开后顺手掰给我一半。我放进嘴里，咀嚼从夏到秋的过程，微湿而清香，是温暖馈赠的味道。更多时候，旅行就是在路上等待，相逢意味着历尽艰辛遇到万事美好。

在路上，在高山，人迹寂寥车灯闪。月亮一直高挂在右车窗外，在山顶腾挪，在云海浮沉，清晖万里。从康定到新都桥，过折多山，近两个小时路程，月亮在天上走，我在地上行。天地那么大，车窗如此小。就着月光行旅，今夜此刻，孤高皎洁的圆月和辽阔逶迤的山川，统统属于我，同伴在困乏中浅眠，满车静谧，孤独是我一个人的狂欢。

星月未眠，月亮走我也走。那些曾经以为难以跨过的山川，在不知不觉中路过。享受旅行，去接受一些突如其来的变化。平静下来，把该做的事情做好，把该走的路都走完，人生苦短，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和完美行程。

长路向远方，再回首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



流年碎影

妈妈的烙饼

□王海贤

农历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，象征着春天的起始。传说中，这一天也是灶王爷升天的日子，人们会在灶王像前供上糖果等供品，所以也称灶王日。

从记事起，我家每年的小年是这样度过的：一大早，妈妈便起床，包上头巾，从堂屋开始打扫，拿个长扫把把楼顶所有的地方扫一遍，再去打扫厨房。厨房是最难打扫的，那时做饭用的是柴火，一年下来，烟熏火燎的，房顶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灰尘吊，妈妈爬高上低，不厌其烦地清理着厨房里的每一寸空间。有时我会搭把手帮个忙，等到做早饭时，家里也差不多打扫完了。这时我看到妈妈就像刚从“煤窖”出来，脸上布满灰尘，但她并不显得疲惫，反而依旧精神抖擞，笑容可掬。

脱掉脏兮兮的外衣，洗净满脸的尘灰，一个洁净美丽的妈妈重新出现在眼前。

妈妈开始忙着做早饭，做好早饭又开始发面，准备晚上的祭灶饼。

忙碌了一天的妈妈，到太阳落山时，就开始烙祭灶饼了。那时大多数农村家庭条件都比较好，但大多数人都会拿出面粉，做一顿美味的烙饼。说是祭灶，其实也给大家人提供了一次吃美食的机会。

妈妈站在锅台后，我们几个孩子坐在灶台前，听着铲声叮叮当地响起来，心中无限期待。妈妈先烙好几个饼，用盘子装起递给父亲，父亲恭敬地将饼摆放在灶爷像前，祈求来年好运降临，家庭幸福，全家平安。祭灶仪式结束后，我们这孩子都看着那盘子金灿灿、焦酥酥的烙饼直流口水。等到妈妈把饼端过来时，我们一拥而上，竟一下将饼抢了个精光，却忘记了妈妈。多年后，等我为人母后，才真正体会到当妈妈的不容易，才真正认识到我们当时的无知和自私……

妈妈每年至少烙三种饼，一种原味，一种加葱、油、盐，一种加糖。原味的吃过了，等葱花的；葱花的吃完，等吃加糖的。坐在灶台前烧火的我们只顾自己吃，一会儿火小了，得妈妈提醒；一会儿火大了，妈妈又得来看。发的面烙完了，我们也吃饱了，只有这时妈妈才能坐下来。妈妈从早忙到晚疲惫不堪地坐在那里吃饼的样子，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

我25岁离开妈妈来到新疆，苦也好累也罢，展现给妈妈的都是生活中最好的一面。无论干什么，总觉得老家有个妈，人就精神气十足。这么多年，我依然保持着在老家的习惯，晨起打扫，晚上烙饼，俨然是当年妈的翻版。可自打她离开了人世，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感觉没有了靠山，身单力薄……

时光荏苒，纵然斯人已去，但每每回忆起记忆中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，妈妈的音容笑貌，宛如就在昨天。



退休后，把老家的房子整修了一下，打算在城里住烦了的时候回家小住几日。老家在伏牛山窝里，虽然省道、县道直达，乡村公路也已修到了家门口，但山高路远，仍有一种闭塞的感觉。

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，我和妻子一起拉了些生活用品回到老家，乡亲们也特别亲热，种香菇的给我送香菇，种菠菜的给我送菠菜，为了不麻烦他们，我把撿荒了几十年的自留地开垦了一下，栽上了葱，种上了青菜、豆角和西红柿。在村里待了一段时间，颇有一些异样的感受。

垃圾

每个小村的村口都放上了一个容量较大的垃圾箱，村里人的生活和建筑垃圾可以倒进去，当垃圾箱装满了，镇上负责保洁的人就将其运到指定的垃圾处理点。看到如今山村与城市一样，有处理垃圾的设备和人员，我心里非常高兴。每天早上，我都将院里院外打扫出来的垃圾用塑料袋装好，放到垃圾箱里。

小村紧邻百花河，河水清澈见底，日夜流淌。村里人吃水用水是在河上游打的深水井然后引入各家各户，方便又干净。河沿上长满了青草、树木，前些年镇里还组织保洁员在沿河村道上种了许多品种的花木。花儿每年从春天一直开到

秋后。河里有流水，河岸有鲜花，行走在村道上，犹如进入大公园。每次去丢垃圾的时候，我都会沿着河边散一会儿步，或站在河畔深呼吸。

一天，我在河边漫步，忽然听见身后有车轮声，转身看时，村里的朝平媳妇正将一小板车垃圾往河边倾倒。我赶紧上前制止，可她已经将整车垃圾“哗啦”一下倒了下去。垃圾箱就在眼前十米处，她却把垃圾直接倒进河道里。我问她，她说垃圾装在小板车上，要倒进垃圾箱还得倒次手，麻烦，村里人都这样。我仔细观察才发现，花带边的草丛中，都是大家倾倒的垃圾，只是被草掩盖了。

我望着眼前的垃圾箱和河边的垃圾，心想，可能是村里人习惯了，一时改不过来。

那天下午，我又在村里漫步，发现田间地头扔着许多垃圾，有人种地用过的地膜，还有空农药瓶和包装袋，就连小河沟里也被扔得到处都是。看看大家都忙着农活，我也不好说什么，于是在第二天镇上逢集时，买了一把垃圾钳，回到村后，先在河沿，又到村里的房前屋后，拾捡那些有害垃圾。整整五天时间，我才将散落在村里的有害垃圾全部捡到垃圾箱里。

村里人看我天天提着塑料袋，拿着钳子捡拾垃圾，也不好意思再往河里倒垃圾了。

镇上运送垃圾的保洁员说，我们村的垃圾箱总是满当当的，比别村的垃圾攒得快。我说，那是好事儿。

卖树

山里的树很多，山上有桦栎树、青冈树、松树、漆树几十种，村头村尾有核桃树、柿子树、杨树、柳树。小时候，村里人开会、聊天或是吃饭，都要聚到场院边的核桃树或柿子树下；夏夜，也会在树下铺张苇席，或坐或躺在席上乘凉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有外地人到镇上收购果木树，论斤

等了差不多半个月，朱峰云终于回家了，父亲把他叫到跟前，给他一本河南作家山歌的作品集《河洛故事》。朱峰云接过书，不耐烦地说：“爸，我天天忙得裤子光想往头上套，哪有时间看书？”

父亲瞪他一眼：“有点时间还要手机哩。”

朱云峰不自然地笑了笑，解释说：“现在是信息时代，离不开手机，不说签合同转账，打官司可不去法庭在手机上就中。”那一次，朱云峰拖欠人家货款，被人家告了，就是在手机上开的庭。

父亲指了指朱云峰手中的书，说：“这本书的作者没有名气，但书有看头，康百万系列小小小说。康百万是河洛地区的大户人家，富裕十三代四百多年。你也是做生意的，应该看看，说不定对你有帮助。”

朱峰云笑了，说：“爸，我的工厂一天三班倒，昼夜连轴转，干不完的订单，生意做得像走在冰凌上，不顺溜都不行，有不少人还想来我这儿取经哩。”

“别给我打岔。”父亲打断他的话，“你看看其中那篇《头炷香》。”

朱峰云翻开目录，找到《头炷香》，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一遍，大意是说康百万的生意顺风顺水，就是因为他孝顺爹娘，每天把康家包子铺的第一笼包子孝敬给爹娘，从而流传下来“出门远烧香，不如在家敬爹娘”的俗语。

朱峰云不以为然地合上书，大大咧咧地说：“爸，我对

“袅袅凉风动，凄凄寒露零。”秋的凉意如水般漫上心头。寒露，带着独有的清寒与澄澈，悄然降临。

清晨，漫步游园，大地仿佛被一层薄纱笼罩。草地上，晶莹的露珠似珍珠般闪烁着微弱的光芒，那是寒露在夜晚悄悄留下的足迹。菊花叶上，点点水珠欲滴未滴，犹如诉说着秋的故事。远处的太行山，在薄雾的环绕下，若隐若现，宛如仙境。

“寒露不算冷，霜降变了天。”此时的寒露，虽有凉意，却还未到极致。它就像一位白须飘飘的仙人，在霜降来临前，向人们昭告着季节的更替。

那些昔日翠绿 的风景树，如今已染上了金黄、橙红色的色彩，叶子在秋风的吹拂下片片飘落，像一只只彩蝶在空中翩翩起舞。

“寒露收山楂，霜降刨地瓜。”这时节，地畔边上，黄澄澄的柿子挂满枝头，像一个个摇晃的小灯笼；红艳艳的山楂压弯了树枝，如一张张灿烂的笑脸。庄稼人抢时间进行秋收秋种，尽情享受 着大自然的馈赠。

寒露时节 的天空，格外高远。湛蓝的天空中，飘着几朵洁白的云朵，像极了柔软的棉花糖。大雁也变换着队形向南飞去，渐渐消失在天边。“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。”大雁的迁徙，虽说是一种自然现象，更是一种生命的传承。它们在天空中的飞行，为深秋的天空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随着寒露的降临，霜降也在悄悄靠近，预示着秋天渐渐远去，冬天即将来临。然而，生命的轮回与不息，诠释着大自然的

小村二题

□梁木

秋后。河里有流水，河岸有鲜花，行走在村道上，犹如进入大公园。每次去丢垃圾的时候，我都会沿着河边散一会儿步，或站在河畔深呼吸。

一天，我在河边漫步，忽然听见身后有车轮声，转身看时，村里的朝平媳妇正将一小板车垃圾往河边倾倒。我赶紧上前制止，可她已经将整车垃圾“哗啦”一下倒了下去。垃圾箱就在眼前十米处，她却把垃圾直接倒进河道里。我问她，她说垃圾装在小板车上，要倒进垃圾箱还得倒次手，麻烦，村里人都这样。我仔细观

察才发现，花带边的草丛中，都是大家倾倒的垃圾，只是被草掩盖了。

我望着眼前的垃圾箱和河边的垃圾，心想，可能是村里人习惯了，一时改不过来。

那天下午，我又在村里漫步，发现田间地头扔着许多垃圾，有人种地用过的地膜，还有空农药瓶和包装袋，就连小河沟里也被扔得到处都是。看看大家都忙着农活，我也不好说什么，于是在第二天镇上逢集时，买了一把垃圾钳，回到村后，先在河沿，又到村里的房前屋后，拾捡那些有害垃圾。整整五天时间，我才将散落在村里的有害垃圾全部捡到垃圾箱里。

村里人看我天天提着塑料袋，拿着钳子捡拾垃圾，也不好意思再往河里倒垃圾了。

镇上运送垃圾的保洁员说，我们村的垃圾箱总是满当当的，比别村的垃圾攒得快。我说，那是好事儿。

卖树

山里的树很多，山上有桦栎树、青冈树、松树、漆树几十种，村头村尾有核桃树、柿子树、杨树、柳树。小时候，村里人开会、聊天或是吃饭，都要聚到场院边的核桃树或柿子树下；夏夜，也会在树下铺张苇席，或坐或躺在席上乘凉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有外地人到镇上收购果木树，论斤

梅菜扣肉

□侯发山

您还不够孝顺？钱，随您花。衣服都是名牌，有些您标签都没拆。怕在家闷着，我给您报团旅游，您又不去；担心您寂寞，带您去足疗，您还骂我……”

“走，走，走，我不想听这个。”父亲厌恶地挥了挥手。有一次，朱峰云说要带他去放松放松，走到一家闪烁着霓虹灯的店面门口，推门只见几个花枝招展的女子，老头气得血压升高，扭头就走。

朱峰云办了个食品加工厂，说是厂里生产的东西很受市场欢迎，父亲却从未见他往家带过，家里人也没尝过。老头本以为朱峰云看了《头炷香》会有所感悟，把厂里生产的食品带回来让自己尝尝，却不料人家根本不往那方面提，气得老爷子暗暗地骂：这个兔崽子，我可是他亲爹啊！

这一天，朱峰云到南方洽谈业务去了。他刚签下五十万元的大订单，正兴奋得找不着北，忽然接到保姆急慌慌的电话，说老爷子食物中毒住院了。

朱峰云赶紧问：“有事没事？在哪家医院？”

得知父亲已经洗胃灌肠转危为安，朱峰云的心暂且放下，又质问保姆给老父亲吃了什么东西，保姆支支吾吾不愿说：“朱总您回来再说吧。”

回来的路上，朱峰云琢磨，老父亲一日三餐都是在家吃的，肯定是保姆的厨艺问题，若是保姆的错，这半年的工资不给她结算，让她立马走人。若是哪种食材的问题，一

定追查厂家的责任，告他个倾家荡产。

来到医院，看到父亲躺在病床上休息，朱峰云去找主治医生。

主治医生说：“你父亲是因为‘梅菜扣肉’中的毒。”

“啊？”朱峰云愣了一下，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：“不是是在哪个饭店吃的‘梅菜扣肉’？”

主治医生说：“我听你们家保姆说，老人是在家里吃的，吃下去半小时就发病了，幸亏抢救及时……现在有些商家真是丧心病狂，赚钱没有底线了……”

没等主治医生说完，朱峰云就走出了医生办公室。事实证明，他的预感是正确的：父亲趁他出差，去厂里搬了一箱“梅菜扣肉”——厂里人都认识他，当时他气势汹汹的，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，也没人敢阻拦。因为是预制菜，当天中午他让保姆加热一下就吃了。

朱峰云气呼呼地问保姆：“你怎么没事？你没吃？”

保姆委屈地说：“我就加热了一碗，全让老爷子一个人吃了，他说从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……”

“再好吃，你咋不劝他少吃一点？”朱峰云恨得牙痒痒，又觉得朝保姆发泄不妥，只能一扬手，摔了手机。他心里清楚，自家厂里加工这道菜用的是有毒素的“槽头肉”。

更让朱峰云没想到的是，医院的医生报了警，有关部门顺藤摸瓜，最后查封了他的厂子。朱峰云心里叹道：折腾了这么多年，没想到，到头却是空欢喜一场。

老寨

□俊碳

故乡的老寨吃立在村东，寨子三面临崖，壁立直下，高十余丈，就地势而建，通体为红壤土天成，巍巍然与台地“藕断丝连”。寨子西边留唯一的寨门，连起东仰台地，供人出入。寨子下，土窑洞比肩相连，自成院落。寨根两面临水，永昌河、峪峒河，两河携手，交汇环绕，拱卫起老寨子。

老寨居高临下，处村子的制高点。从寨墙上放眼望去，一切尽收眼底：向南可远观长寿山、临县河底街方向的动静，往东能见南坡、下河滩方面的异常，北眺可探大岭、后河谷一带的虚实，西望能发现上河滩、西坡北坡沿线的蛛丝马迹。寨子是乡民的顺风耳、千里眼。红壤土厚实、坚硬，可御强风山洪，可纳枪林弹雨，是乡亲们的避难所、收容场。寨墙上的每一个弹眼，都记录着村庄刀光剑影兵荒马乱的历史；寨墙下的每一粒尘土，都浸淫着一段土匪客肆虐的血泪历史。

父亲感叹当年，命运多舛的苍生，沉浸于水深火热，生不如死的境地。危难之中，老寨敞开寨门，广纳众生。固若金汤的土寨，使多少强盗贼寇无计可施，拯救了多少无助的乡亲，无辜的生命；易守难攻的秉性，使多少生灵免遭涂炭，在乱世中偏安，不再湮没于埃尘。

后来，世间宁静祥和，老寨笑着炊烟入云，乐观沧桑变迁。白天，绵延的山风、和煦的暖阳、自在的白云，伴它修身养性；夜晚，静谧的长夜抚慰它，深情的明月和星辰守护它。永昌河、峪峒河合奏乐章，为它献上永恒的旋律。几亩大的老寨化身孩童的游乐场、乡民的游牧场。

再后来，我们纷纷离开故土，老寨没了人欢马叫的气场，渐蜕为荒山野岛，成为鸟雀的天堂。老寨徒留虚名，寨门不知所终，徒留一拱形门洞，如老黄牛掉了牙的牙槽，百无聊赖地守着时间和风雨。经风花雪月日晒雨淋，老寨墙土坍塌，被风雨剥蚀殆尽，不见昔日威严。荒草萋萋，风雨，飞鸟，是寨子的常客，童年放牛割草的我们，不再光顾。

如今，我们在互联网的迷雾里游走，在物欲横流的追逐中迷失，但不容忘记的过往，老寨默默铭记。它像一位顶天立地的历史老人，有独守孤寂的定力，通达，乐观，饱经风霜，浑然矗立，年复一年，无声地倾诉着，无言地守望着，默默地期盼着游子回望故乡、回望老寨的那一刻。

伏牛

题字：邵玉铮

